

“丹青负我 我负丹青”

——访蜡染画师王翀

□本报记者 熊可吟

6月24日,纪念“王松年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在安顺市图书馆开幕,期间通过讲座、画展、艺术研讨会等多种形式,以时空为脉络,将王松年的人生经历与其在学术、艺术的成长、发展、成就诸方面结合,展现完整王松年的艺术形象。

在开幕式当天,记者见到了王松年之子王翀,谈起父亲,王翀的回忆温润而充实,让我们近距离感受先生生活与艺术之路上的智慧点滴。

性格淡然 甘守淡薄

“父亲一米七几的个子,常年穿着合体的中山装,朴素而整洁。性情谦和,举止大方,言谈有度。”在王翀的眼中,父亲是个典型的艺术家,在他身上看不到急躁,看不到颓丧,举手投足间,恭敬而儒雅,一身书卷气。

“那时候家中生活极其艰难,一家人常常挨冻受饿,我们兄弟六人经常衣不蔽体,像一群小叫化。”王翀回忆年幼时的生活,“记得我读小学三年级时,严冬到来仍没有穿鞋,脚上长满了冻疮,同学们都叫我‘赤脚大仙’。就在那一年,由于家中交不起学费,我和大哥被迫辍学给邻村放牛,一年可挣几斗谷子维持家中生计。期间,父亲将他的藏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让我和大哥看,并让我们把不认识的字记在本子上,到了晚上,他便给我们逐一注上同音字及解释字义,并将古代艰苦环境中刻苦学习的先贤们的故事说给我们听。”

那时,王松年常常告诫子女:“人生多艰,三穷三富不到老,要节俭度日,不可浪费,应当将有日思无日,莫把无时当有时。”

即便后来生活有所改善,可王松年依旧不置多余的衣物,不求精美饮食,在生活上很是俭朴。

王松年命运多舛,人生道路坎坷起伏。出身殷实家庭,却愿意卖画为生,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乡间任教,却因出身被解职;1959年,进入安顺县文化馆任美术干部,1962年又以所谓“漏划地主”被遣返回乡;文革时期,因所画雄鸡的动态被打成反革命,判刑十年,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以平反。

面对如此跌宕起伏的人生,王翀却从未听到父亲怨天尤人,依旧释然对之,有一种韧性,百折不挠。

有时家人与好友谈起十年牢狱的事情,王松年总是

说:“尽管我家曾遭遇不幸,也有人落井下石,但那也是形势所迫,各图自保所致。切勿记恨于人。我们需要记住的是那些曾经关心、资助过我们的人,特别是曾经为我的冤情奔走呼吁的领导干部和亲友们。”

古稀之年的王松年,在平反回乡后拾起荒废已久的画笔,重新焕发出艺术青春。

1986年,王翀陪父亲应邀前往南京美术学院举办画展,大获成功,九十年代王松年与宋吟可、王渔父、孟光涛、方小石、陈恒安等联合在贵州省博物馆举办“十老书画展”,跻身于贵州知名书画家行列。

王翀说,在与好友丁武光先生谈起父亲时,用“丹青负我,我负丹青”总结了父亲的一生。

钟情绘画 坚守自我

“绘画似乎是父亲与生俱来的能力,观察甚微,事事留心,大多画作都来自于平日生活的记忆。”王翀感慨而谈,“关于艺术,父亲倾尽毕生心力。”

当时由于条件限制,王松年作画时常常系用图钉将宣纸按在墙上,一张小方凳,放置他的文房四宝,茶杯当笔洗,碟子做砚台,树枝磨擦做笔,处处斑驳的旧粉墙,留下了他痴迷画意的辛酸。

在那样的岁月里,即便生活如此艰辛,可王松年从未放弃对艺术的追求。

也许是长期壁上悬纸作画,练就了王松年驾驭笔上水分的功夫。

“父亲作画时,画笔虽饱蘸墨水,纸上却滴水不淌,一手握笔,一手端纸,进退几步,端倪片刻,腿拉弓步,平息静气,刷刷几下,画作大致已构成。”王翀回忆道。

也许是从小耳濡目染,王翀对于绘画也近乎疯狂的痴迷着。

但一开始,王翀作画并不被王松年支持,总是劝告王翀要做好生产,搞好生活。

“‘古来许多丹青妙手,多是潦倒穷愁或招灾惹祸,成不了大器。’这是父亲痴迷作画时祖父告诫他的话,后来父亲也用来劝我。”王翀说,“他说过,他自己走上艺术道路,完全是因为他热爱艺术。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他一直在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但是走上这条道路之后,他发现从事艺术是没有出路的,甚至会招至灾祸



王翀和父亲王松年,在南京画展留影。

临头,所以他不愿意我们再走这条路,也是因为他自己惨痛经历的教训。”

由于受到父亲坐牢的影响,王翀被安排到农村搞生产,在那个年代,正大光明的画画是不敢了,有时候实在技痒,他就等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的画上几笔。

随着政策的不断放宽,在别人的引荐下,王翀到当时的印刷厂,地毯厂做一些图案设计的工作,闲暇时就到街上贩卖自己的作品补贴家用。

慢慢地,王翀将绘画作为一门手艺来谋生,看在眼里的王松年也不再阻止他,还不时教他一些绘画的技巧,那时王翀的绘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艺术永远是属于广大群众的,艺术作品必须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必须是广大群众所能理解、所能接受的。因为只有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才会有永久的生命,否则,如荒唐怪诞,妄图惊世骇俗,既无美之可言,也没有内涵情趣。不过取哄一时,行即消逝,无足取也。”王翀说,父亲当时常常以此告知他艺术之美的真谛,这也是后来王翀擅作仕女图的原因之一,在王翀看来,貌美的女子是来源于生活最真实的美,仕女图的绘制则能将古代女子的风雅细腻一一展现出来。

王松年先生晚年的生活,依旧痴迷于绘画之中,就在病榻前几天仍在挥笔创作。

王翀如是说,父亲自重拾画笔以来,二十年间,其创作不下数千幅,但依旧不为时风移志,不为流派感途,坚行其道,自立面目,而父亲这种对自我艺术之路的坚守,是当今社会少有的力量。



石头上作画的黄达

把画“刻”在石头上

□本报记者 黄成义

他是90后发明人,安顺人,名叫黄达,今年25岁。

他把书法、山水、花鸟“画”在石头上,不失其墨晕和笔法效果,有其特殊的审美价值。他将普通的石头“打造”成了不平凡的艺术品,这是一项特殊的发明,受到很多专家的好评。

国家文化市场调查评估中心书画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禅艺书法家协会执行主席、中国书画家协会名誉主席焦念良很喜欢他的作品,为了鼓励黄达,焦念良为他题了字,与他合影留念。上海竭诚文化艺术交流策划有限公司特聘书画家尤香民为了鼓励他,专门向他定制了作品。

走进黄达的作品陈列室,大大小小的各种石头,有的刻上书法,有的“刻”上了画,一件件作品栩栩如生、光彩照人,很是吸引目光。特别是近期创作的一件中国画石刻《屯堡论剑》,前不久获得了中国书画家美术家协会第一届书画大赛工艺创新特等奖。黄达说,这件作品将在旅发大会上参加民间展出。

黄达说,在石头上处理画作,一开始是受到泰山石刻的启发。泰山石刻展示了中国书法艺术形变神异、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史料价值,汉朝以后,历代帝王将相屡屡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文人骚客纷至沓来,在泰山及其周围留下了数以万计的碑刻、题名。他想,如果将石刻艺术做成微型艺术品,更有意义。

黄达2013年毕业于中国计量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大学毕业后,开始在杭州市一家专利事务所工作。对材料的研究是他的专业,运用到艺术创作领域是他的创业。

工作一年后,黄达不甘于办公室工作的早九晚五,2014年毅然回乡创业。对此,他的父母开始很不理解,希望他有稳定的工作,在杭州能够成家立业。

可黄达认为安顺是一个影响越来越大的旅游城市,旅游产品的开发一定大有作为。从不理解到理解,从理解到支持,黄达的父亲从此鞍前马后为孩子忙开了。

在家人的支持下,黄达利用在大学里学到的材料学相关知识,利用贵州丰富的石头资源,做了大量的实验工作,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最后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跟家人一起研发出了中国画石刻系列旅游特色商品,并申报了国家专利。

结合安顺的地域特色,也结合安顺丰富的喀斯特地貌特点,黄达尝试制作一些具有安顺本土风情的作品,如《屯堡论剑》这件石刻作品,看上去古朴苍劲,画面线条圆润流畅,疏密匀停,给人以端庄稳重的感觉。

7月,黄达将在安顺旅发大会期间推出民间旅游产品个人作品展,目前他正积极构思、创作作品。

黄达告诉记者,只希望能在这条路上坚持下去,在石头上展现出他的所思、所想、所感,展现出他对世界的认知和对艺术的追求。



创新特等奖
《屯堡论剑》获得中国书画家
美术家协会第一届书画大赛工
艺创新特等奖



□记者 熊可吟 摄

屯堡有个“山歌王”

□本报记者 熊可吟

郭平生是当地的“山歌王”。6月30日,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忙着和旧州镇陇灰中学的老师商讨着“屯堡山歌”进校园的事儿。

上一次见到郭平生,是在2007年的屯堡山歌大赛上获得“山歌王”的时候,那时他35岁,一袭对襟蓝色长衫,地道的屯堡男人的形象。

时隔八年,再次见到他时,岁月在他的脸上增了些许痕迹,这个热情的“山歌王”也从选手变成了评委,更重要的是他现在有了新的身份——我市屯堡山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大约过了半小时,郭平生结束了工作,递上一杯热茶,一脸歉意的笑容。

“屯堡山歌是屯堡人的精神大餐,在日常生活中一直深受老百姓喜爱。所以我想让屯堡山歌走进校园,从小孩子开始培养本土的‘百灵鸟’,让这种文化得到传承。”郭平生大致向记者介绍了他目前正在筹备的事。

在屯堡山寨,每到农闲或节日,山歌对唱是群众最常用的欢庆方式,无论是田间小憩,山野邂逅,总能通过山歌互诉衷肠。这种独有的文化现象成为屯堡村寨的文化地标。

“我七八岁时就喜欢上了唱山歌,十三岁开始跟着外祖父、舅父学习,后来又跟着陈安全老师学习,直到

现在仍然在田间地头、屯堡巷道中跟着老人‘淘’唱本。”作为土生土长的屯堡人,郭平生从小就耳濡目染,对于山歌也固执地喜爱着。

之所以用“固执”,那是因为郭平生母亲最初并不希望他去学习唱山歌,总认为那不务正业的行为,有一次知道郭平生不上学跑到邻村的寨子去听山歌,还为此责罚过他。可郭平生还是瞒着母亲,想方设法的去学习。

长期的积累和执着的追求,让郭平生的脑子里装满了许多唱腔和唱词,18岁那年村子里开展“闹春景”活动,他登上了舞台,这一唱,唱出了郭平生的精彩人生。

初获掌声的郭平生,慢慢在舞台上找到了感觉,后来不论本村还是邻村,哪里有唱山歌的活动,他就出现在哪里,一次次表演让他的唱腔越发精熟、老道,长期的积累也让他张弛有度。

2007年,西秀区第五届屯堡山歌大赛中,经过3轮、20多天的比拼,郭平生从120多人中脱颖而出,拔得头筹获一等奖,并荣获“屯堡山歌王”称号,获得奖金1万元。

“当时,那1万元可以解决一家人的生活,解决孩子们上学的学费。”郭平生向记者说起第一次获得“山歌王”称号时的那种激动如在当时。

紧接着,郭平生又参加了2009年的安顺市山歌大

赛,再次获得“屯堡山歌王”称号。

从18岁登台表演,到当上“歌王”,郭平生用了18年的时间。

近几年安顺的山歌大赛,郭平生成为了评委,他说:“角色的转变让我重新审视山歌的形式和内涵,对于我是一种提升,促使我更用心钻研山歌的文化内涵。”郭平生十分珍惜当评委的机会,每一次大赛结束他会进行总结,做好传承工作。

如今,美丽乡村建设让郭平生激发了创作热情,他赞美家乡、宣传计生政策、唱党党风廉政建设的歌词成为寨中传唱率最高的唱词。

说起唱山歌从中受益的事,郭平生说:“我从山歌中找到了快乐,也找到了成就,每年春节期间参加山歌表演,都能得到二三元收入,而且受人尊敬,所以我唱得乐滋滋的。”几年下来,山歌比赛郭平生从中获得四五万元的奖励,这也给他全靠农业生活的家庭带来许多温暖。对于他来说,山歌是他的生命之魂,是他生活的一份子,既是精神食粮也是家庭的经济来源。

“我现在在学校教学生唱,做好传帮带的工作,要让屯堡山歌发扬光大,有时间的时候我也会把记忆中的许多唱词整理出来,让更多的人受益。”郭平生说道。